

之置於學校組織脈絡中，說明教師對於班級教室生活形態所持之詮釋觀點及運用策略。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論

本研究為探討國小教師班級經營策略，分別從相關文獻及方法論的剖析中獲得啓示，採用自然研究典範(naturalistic research paradigm)之俗民誌研究。俗民誌奠基於本世紀初馬林諾斯基(B.Malinowski)和包亞士(F.Boas)的文化人類學之上。包亞士認為文化的研究應該從文化對當地人的意義中加以檢視，而不是從外在或西方架構出發。馬林諾斯基則建立長期田野工作的俗民誌研究典範(Bogdan & Biklen 1982：8-9)。一般而言，俗民誌是一種文化的解釋。如華爾柯(Wolcott 1975)所言，俗民誌是人類學指述某一個人群生活互動方式的圖像，亦即是一種描述文化過程的科學（轉引自黃瑞琴 民80:11）。

俗民誌方法的理論基礎乃基於兩個有關人類行為的假設：

第一，採取自然的(naturalistic)、生態的(ecological)以及情境脈絡的(contestual)觀點。

上述假設是假定人類行為受到該行為發生時所處情境的影響(Wilson,1977;Doyle,1978)。所謂情境，包含的意義很廣，凡自然環境、心理空間、社會文化的價值規範等，都會影響人類行為。假如抽離了情境脈絡，只從問卷或實驗著手，無法尋出人類在真實情境中的行為模式，要克服這種虛假人為現象所帶來的缺失，最佳的方法是在自然的、謹慎的狀況下研究該現象。

第二，採取素質的(qualitative)、現象學的(phenomenologic)假設。社會科學家要先瞭解受試者用以解釋其思想、情感及行為的架構(framework)，才能瞭解人類行為。俗民誌學者著重於減少主觀性以探求參與者(participant)的參照架構，從他們的立場及其內在觀點去瞭解並詮釋行為的意義(Wilson,1977)(以上轉引自孫敏芝 民77)。

因此，比較俗民誌與採用事先分類的系統觀察法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俗民誌不將學校生活的許多層面視為當然，而是具有問題意識的(problematic)。俗民誌研究者質疑自身對於教室生活的熟悉程度，因此常將自己溶入教室文化之中，不僅從內在者的觀點(emic perspective)進行觀察，並與參與者談話；俗民誌者稱這些參與者為傳訊者(informants)。相較於系統觀察法，俗民誌所得的觀察記錄或田野筆記等資料具有開放性、較沒有結構性。正如Woods所言的：

「當然我們從來都不能夠走入另一個人的心靈去正確地看看它正如何運作...而且的確經常難以分析我們自己的思想與行動。但是，利用各種情況密切觀察並設身處地接觸一段長時間以後--通常是一年--可以引導我們更正確地理解解釋工作以及在社會生活核心當中的意義建構。」(Woods 1983:17)

再者俗民誌的研究途徑運用整體架構，仔細而完整地捕捉一個團體的重要特徵及其相互關係，而不是試圖去操作、控制或消除變項。例如，學生文化的研究，若僅觀察教室的情境，可能喪失許多其他的資料；教師生涯的研究，若只採用問卷調查或訪問，則將忽視許多現場的因素。因此俗民誌的研究途徑強調滲進文化及其意義之內，以搜集詳細的、完整的、豐富的資料(Delamont & Hamilton 1984；歐用生77：49)。

總之，誠如Robinson (1974)從俗民誌的觀點，特別強調教室個案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

「教室的個案研究在於利用人類學的新奇性 (anthropological strangeness)，使一個人對於周遭環境中視為理所當然 (taken as given) 的事物，具有敏感的態度，並對日常使用的語言分析其底蘊及其在特殊情境中的意義，同時研究者要自己反省

研究中帶有的特定偏見。」但是這種個案研究不是一張問卷，一小時的錄音訪問或一個社交圖等所能完成的，而必須在自然情境中長期參與觀察，並實施非結構的，具有深度的晤談訪問，從教室的實際生活，設身處地去了解師生交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蘊含的意義。

## 第四節 研究設計

### 一、研究對象的選擇

爲了選擇適當教師作爲觀察對象，研究者在83年8月親自到學校拜訪校長及輔導主任，說明本研究之意義及研究方法。同時透過輔導主任的推薦，尋找適當的二年級導師。在輔導主任的協助下，本研究順利找到一位師院結業的實習老師和另一位有八年任教經驗的老師作爲觀察對象。爲了免除兩位觀察對象的焦慮，研究者誠懇地告知本項研究的主旨，使二位老師瞭解和接受觀察；研究者也於開學時，先進行短暫地晤談，以便儘早建立良好、自然而和諧的關係；並且，在開學第一週進入教室內坐在教室後面數天，但沒有在上課中做任何田野札記，先讓教師習慣於教室中有他人存在。再於一週後誠懇詢問教師是否接受，觀察的意願。顯然